

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8

2023年7月28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
□编辑:杨蕙菱
□美编:罗烽烈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

剪短发

望。

然而中年以后,在大楼里待得太久,还没开启的房间已屈指可数,看遍了前半生推开过的门,好或者不好,都不过如此,亦少了好奇与激情。想找个安逸舒适的房间待着,偏还有些不甘心,时不时又鼓足勇气去打开下一扇门。门后的内容丰富或贫乏,半生已过的我们都能坦然接受,缺少兴奋或失望的情绪波动,中年人的佛性,其实是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。

人总是从年轻到年迈、从生到死,谁都逃不掉,有人说人生的意义在于经历,所以得去增加更多体验。大多数女孩长大以后,都喜欢养长发,飘逸的长发到底是女人的专利,偶有男子留长发,如果缺少艺术气质,就颇有些碍眼。赵医生的长发只在怀孕时中断过,产假结束后继续留起长发,到如今,儿子已经长成小伙儿,有了自己喜欢的长发姑娘。

近几年,青丝里掺了白发,对头发的打理开始敷衍,束个马尾一任春夏秋冬。发现前额的发际线开始后移,头顶的发量减少,头皮拉扯疼痛,知道头发的生长也缺了年少的旺盛,遂想着剪短发,理发店的师傅也不止一次建议。迟迟未行动,主要是短发需要经常打理,怕麻烦;同时,剪短发一瞬间,留长发一两年,如果不喜欢不习惯,难免懊恼,所以犹豫。

那天看到邻家女孩,突然想起曾经剪的短发,没找人陪,径直到理发店剪了。看

着镜中的自己,颇有点不习惯,长期保持的形象一旦改变,得用时间去适应。头发这东西,可长可短,甚至完全没有,对生命也没影响,但对一个人的外形,却很有些决定权。其实,头发、眉毛和腋毛、体毛,所有的毛发都是皮肤的附属器官,但生长的位置不同,便待遇迥异,女人为前两者花钱花时间,对后两者却是想方设法抑制,进而除之后快。

老公回家看到我的短发,完全没有诧异的表情,实在让我觉得剪了个寂寞,好在他看出我的不快,及时反应一句:嗯,年轻些了。是个女人就喜欢听这句话。第二天上班前,总有些忐忑,朋友们看我的短发会有什么评价。到单位发现,是我想多了,一部分朋友视而不见,一部分会停下来,端详一下说:呃,换发型了,还可以。谁都不是别人的重心,没人会过度关注你,也没有人会有意刻薄你,你的大事在别人看来都是云过风轻,何况这等小事。

古时候,人们遇到重大挫折,感到人生极度失意,看破红尘,皈依佛门时,有个极其重要的仪式,便是落发剃度,称剪断三千烦恼丝。为什么把头发比喻成烦恼丝,大抵与它们剪了又长,长了又剪,不死不休的顽强,恰似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不如意,远虑近忧、新仇旧怨,伴随我们一生。所以,作为凡尘中一员,我是没有办法绝了欲望,做到六根清净,但至少可以剪短发,少烦恼,度余生。

离家出走的老爸

□陈昌玉



73岁的老爸,倔强地从我这儿出走了。他独自回了老家。

我的老爸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年轻时家里贫穷,常常缺衣少食。夏季,不管是在烈日下的田间劳作,还是去建筑工地抬石头扛建材,都是打“光巴斗”,多年来已经成了习惯。记忆中,夏天的父亲总是黑亮黑亮的,一身腱子肉,全身每个毛孔都有使不完的力量。

到我这儿来以后,我妈曾提醒过他,城市与农村不一样,运动时还是要穿个背心。但老爸不接受,觉得很习惯,依旧我行我素。

依稀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,老爸当时很不高兴,于是我们没敢再谈。

前几天,突然接到一个退休教师打给我的电话,说老爸在学校体育馆运动,打个“光巴斗”,不太文明,这里是学校,还是该穿个背心。

退休老师说得很有道理。我突然想起,常有老师对我说:“你爸身体好健康哦,一身的腱子肉!”这会不会就是别人在含蓄地暗示我,老爸打“光巴斗”不文明呢?这种事别人一般不会直说啊,是得再跟老爸沟通一下了。

于是昨天晚上吃饭时,我小心翼翼、语调柔和地把这个问题抛出来。果然,老爸一听当即翻脸,说衣服穿上一会儿就打湿透了。我说反正就是一身汗,运动结束后回来换了就是嘛。

老爸又说体育馆里面篮球队训练的学生还不是打“光巴斗”啊。我说他们是未成年,何况是在馆里面,外人看不到也没太大影响……

老爸生气地说外面那么多人打“光巴斗”,怎么没人管呢,如果不让打“光巴斗”,

那门口保安为什么不拦住不让进呢……总之,他觉得这不是问题。

杰哥在旁边也说:“外公,我们在学校里看到打‘光巴斗’的人,确实觉得不文明,还是要穿上衣服。”

老爸不说话了,生气地瞪圆双眼,起身离开了饭桌。

吃完饭,我正在看书。老爸怒气冲冲地对我说:“你来看,你来看,学校体育馆里还不是有人打‘光巴斗’,你看嘛。”

我心知情况不妙,但还是耐心地对他说:“爸爸,他们打‘光巴斗’不见得就应该啊。你能改就改嘛,不想改也没什么,我们能理解。只是学校毕竟是学校,能注意最好。”

晚上,老爸沮丧地对我说:“我明天回老家去,反正孩子也大了,不需要我帮忙了。你妈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去,她腰伤还没好,你要注意别让她操劳。”

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老爸回老家休息休息没问题,但这些年来,他成重庆两边跑,照顾孙子外孙,确实太辛苦太劳累,若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迫回去,我心里就特别愧疚不安了。

女儿们补课一回来,我赶紧向她俩求助。因为在老爸心目中,我女儿是全世界

最懂事的外孙女。姐妹俩听了哈哈大笑,说从未见过她们的“普信妈”也有这么无助的时候,像个干了坏事的小姑娘。

女儿去卧室劝了外公,语重心长地讲了道理,讲得也挺到位,但是没有用。老爸只叫她们乖些,要听爸爸妈妈的话。

今天一大早,老爸就走了。

我赶紧又向两个妹妹求助,她们立即跟老爸打电话。老爸说他在乡下打“光巴斗”没人管,很自在,等到天气凉快,不需要打“光巴斗”了,他才回来。

我们三姐妹回忆了一番,都很感慨:这是咱们老爸在捍卫他打“光巴斗”的自由啊!这也是独属于老爸的倔强。

妹妹说:“突然间觉得,老爸今天离家出走,有了一丝悲壮的色彩!咱老爸是多么有个性啊!”

我一想,确实如此!倔强的老爸也是如此可爱,原本不快的心情一下子就释然了。

晚上,补完课回来的孩子们轮番给老爸打电话,问他老家好不好耍、热不热,有没有电视看……当孩子一句“外公,我们好想你”传到老爸耳朵里时,他赶紧答应孩子过两天就回来。

我倔强又可愛的老爸啊!